

馬叙倫全集

許嘉璐

主編

李林

點校

莊子義證  
莊子天下篇述義

上冊

浙江古籍出版社



莊子義證  
莊子天下篇述義

上冊

馬叙倫全集

許嘉璐

主編

李林

點校

浙江古籍出版社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莊子義證 莊子天下篇述義 / 許嘉璐主編; 李林點校. —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9. 1  
(馬叙倫全集)  
ISBN 978-7-5540-1415-8

I. ①莊… II. ①許… ②李… III. ①道家②《莊子》  
— 研究 IV. ①B22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8)第 257023 號

## 莊子義證 莊子天下篇述義

許嘉璐 主編

李 林 點校

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 310006)

網 址 [www.zjguji.com](http://www.zjguji.com)

責任編輯 陳小林

封面設計 劉 欣

責任校對 余 宏

責任印務 樓浩凱

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華印刷技術有限公司

開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張 28.125 插 頁 4

字 數 573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540-1415-8

定 價 168.00 圓(全二冊)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



馬叙倫先生像（攝于一九五五年）



馬叙倫先生像

莊子札記

江南劉三



浙江圖書館藏《莊子札記》書影一

莊子札記目錄

莊子書今存三十三篇閔辭眇義晚周諸子猶少其倫何況後世校以異域立言於歐洲新見時或冥會而與佛學可謂攝籟相和矣唯是晚周作者布字安名每多本誼亦富聲假古今音變遂成扞格尙觀前賢注釋本書釋者亦且十家如郭象成玄英蘇轍呂惠卿林希逸僧德清等莫不牽於常詁雜以凡言本書幽眇終不見明至若子玄西華虞齋懸山皆聞至理或潰圓音亦以關於小學致令莫成全美其或辭義兼蒙而徒歎奇文妄施平議斯乃瞽人之讚黼黻也近世王懷祖洪筠軒俞蔭甫郭孟純孫仲容章枚叔於本書文字各有校謔之功枚叔於本書眇義尤多發明齊物論既有專釋散解雜見國故論衡蕝漢微言等等亦復獨有會心可謂莊生之素臣矣僕既畧涉六書粗探內典籀諷本書遂若奧衍之辭隨目而疏隱約之義躍然自會不謝淺陋載之筆札猶憾於佛學相宗之說未致力焉故敷陳大旨差有可觀發皇幽眇猶愧未盡又昔賢以佛釋莊者尙有星西陸氏累年求書竟莫之致異日獲見如有勝解便當付是於洪鐘豈留以資覆瓿哉今列本書原目如左方即以篇次爲卷次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都七篇原目爲內篇第一訖第七今爲自卷第一訖卷第七

莊子札記

目錄

163883 32458

莊子義證第一 (依古逸叢書本)

用涵芬樓續古逸叢書本崇德書院本世德堂本校

杭縣 馬筱倫

內篇逍遙遊第一

陸德明曰。逍遙遊。本亦作消搖游。倫按五經文字曰。逍遙說文漏略。今得之字林。則作消搖者是故書矣。逍遙者。疊韻連絲詞。遙以雙聲借爲愉。禮記投壺篇曰。毋踰言。鄭注。踰或爲遙。漢書黔布傳曰。險謂布何苦而反。顏注。險讀曰遙。是其例證。說文解字<sup>後釋</sup>曰。愉。薄樂也。薄者。怕之借字。王充論衡凡厚薄字皆作泊。說文曰。泊。淺水也。此厚薄之本字。薄可借爲泊。亦可借爲怕。並辱音也。說文曰。怕。無爲也。怕樂言無爲之樂矣。本篇末章曰。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大宗師篇曰。茫然彷徨乎

莊子佚文

堯問孔子

桓譚新論見鮑崇城刊太平御覽六〇二引

枕縣馬叙倫  
射錄

書影

倫案堯林引桓譚新論曰莊周病劇弟子對泣之應曰我今

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後史疑亦莊子佚文

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刳其喉愚夫猶知難之  
王先謙刊後漢書仲長統

傳曰昌言法誠篇

倫案法誠篇有此文不言出莊子李賢後漢書注曰事見莊

子又後漢書馬融傳融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

南京圖書館藏稿本《莊子佚文》書影

## 出版說明

《莊子義證》和《莊子天下篇述義》是馬叙倫研究《莊子》的重要成果。如《莊子義證》者，實積先生十數年之精力而成。而其間又另有一番掌故。一九一七年，馬叙倫在北京大學任教時，即已開講《莊子》，并在其後將當時講義經過修訂印成《莊子札記》。不過《莊子札記》的印行，卻引來一樁筆墨官司：傅斯年在《新潮》上刊文，指摘此書有抄襲胡適之處。後馬叙倫雖撰文反駁，但此事還是對他的心境造成不小影響，使其在研究《莊子》上，更趨於文字上的校勘與考訂。加之《莊子札記》中的校訂成果，也經過修訂收入《莊子義證》之中，因此這次整理《馬叙倫全集》，就不再收入《莊子札記》一書了。

《莊子義證》一書的特色，大抵有三：一是注重文字的校勘，馬氏在校訂《莊子》時，參照衆本進行取捨。二是在文字的釋義上，多引用《說文解字》，因馬氏精研《說文》及文字之學，所以他對文字的解釋也多獨特之處。三是馬氏在解釋《莊子》一書的義理時，多引佛典以爲參證。

《莊子義證》另附錄《莊子年表》及作者輯錄的《莊子佚文》，《莊子年表》後又附有《莊子宋人考》一文。這兩個附錄一考莊子生平，一在今本《莊子》之外，遍覽群籍，輯出郭象

注釋《莊子》時所刪去的内容，對於莊子及其思想的研究頗為有益。

《莊子·天下篇》是研究先秦諸子之學的重要材料，但因先秦子學材料的缺失，有些學派的思想較為難懂。馬叙倫撰《莊子天下篇述義》，一一予以箋釋疏證，對於研究者當有助益。

本次整理《馬叙倫全集》，將《莊子義證》與《莊子天下篇述義》合刊。其中，《莊子義證》以《民國叢書》影印中華書局一九三〇年本為底本整理。書末原有校補記一卷，本次整理時，直接將這些校勘成果改入正文，以便讀者閱讀。書中尚有其他明顯訛誤之處，也參考相關資料直接訂正。《民國叢書》影印時，曾有數頁順序錯置，此次直接乙正。《莊子天下篇述義》以一九五八年龍門聯合書局本為底本進行整理。需要說明的是，《莊子年表》也曾附於《莊子天下篇述義》後，與《莊子義證》所附文字偶有差別，因《莊子天下篇述義》晚出，應是馬叙倫後期修改而成，所以在整理時，以《莊子天下篇述義》所附年表為底本，《莊子義證》所附年表則刪去不錄。

《莊子》本身義理宏贍，馬氏注釋也頗為宏富，整理者才疏學淺，定有不妥之處，敬請各位專家、讀者指正。

李 林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目 録

莊子義證 ..... 一  
莊子天下篇述義 ..... 七七

莊子義證

李  
林  
點  
校



## 自序

莊周所著書，《史記》本傳稱『十餘萬言』。又謂『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此司馬遷記其都數與其篇目大氏。至《漢書·藝文志》著錄五十二篇，陸德明謂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然陸氏記司馬彪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內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解說三。今司馬本不可復見，余意并解說數爲五十二篇，或非莊生之舊文，《漢志》之陳篇也。陸氏又記崔譔注十卷二十七篇，內篇七、外篇二十。向秀注二十卷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亦無雜篇。又曰：『內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無雜。』然則向本外篇，或多於崔一篇，或少於崔一篇。司馬本獨多。今所傳者，即陸氏所記郭象注三十三篇，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外篇獨少，而雜篇亦較司馬本爲少。陸引郭象曰：『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闕奕》《意脩》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陸氏曰：『《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今《游鳧》《子胥》《闕奕》之文，尚略可考見。司馬本雖亡，其佚文之幸存者，亦頗略略，並見《佚文輯錄》。皆爲郭本所無。』又《史記》本傳索隱曰：

『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壘。』《北齊書·杜弼傳》曰：『弼嘗注《莊子·惠施篇》。』此亦莊書篇目之可考者，爲今郭本所無。《惠施篇》或即《天下篇》『惠施多方』以下，詳《天下篇》。然則五十二篇者，固不免有後人增足。如今郭本者，其所刊落亦衆矣。

余怪郭象以《闕奕》《意脩》《危言》《游鳧》《子胥》之雜巧而去之。若《說劍》者，其義趣淺陋，若無涉於莊周之旨，辭亦與他篇不倫，必出於僞造無疑。即過而存之，則其所削者，寧無可比於是？而一不存，何邪？然象自《讓王》《盜跖》《漁父》三篇最括大旨，餘篇皆詳爲之注。獨《說劍》不置一辭。余疑郭本亦非故書。檢《盜跖篇》『孔子與柳下季爲友』章末，象注曰『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己，雖盜跖不可御也』，與《漁父篇》於末注曰『此篇言無江海而言間者』云云同例。則郭本《盜跖篇》固僅一章。其後『子張無足』兩章，蓋爲別一篇之辭。又《讓王篇》末，《音義》引唐云：『或曰：《讓王》之篇，其章多重生。而務光二三子自投於水，何也？』唐不知何人，蓋有疑於是篇先後辭旨之異。余檢是篇，自『故許由娛乎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以上，惟『孔子窮於陳蔡』章，義亦不倫。餘皆重生之說，而郭氏都無所注。《田子方》篇末，《音義》曰：『俗本此後有『孔子窮於陳蔡』及『孔子謂顏回』二章，與《讓王篇》同。衆家並於《讓王篇》音之。』檢此二章無郭注，似各重出，古本皆無。謂無者是也。依陸說，則郭本自有錯亂。又陸謂俗本《田子方》篇末『孔子窮於陳蔡』及『孔子謂顏回』二章無郭注，則《讓王篇》宜有

之。又檢《路史·發揮》曰：『向秀、郭象援古之說，以爲共和者，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於共。厲王之難，諸侯立之。宣王立，乃廢之。立之不喜，廢之怒。』則宋人所見郭本《讓王篇》『共伯得乎共首』句下有象注。其言及向秀，而曰『援古之說』者，蓋象注如『湯將伐桀』章注，不自爲說，而引舊說。以郭注有竊自向秀之說，遂及於秀耳。然則《讓王篇》郭注之奪失者多矣。以此推之，《盜跖篇》之『子張無足』兩章，本爲別篇之辭，亡其篇首，傳寫遂綴於《盜跖》之末。既佚一篇，乃就司馬本取《說劍》以補其亡。《說劍》、《音義》僅引司馬本，則衆家蓋無也。是又象削之而後人復留之者也。《音義》無說，其來久矣。

古書多僞。僞書多託於周秦，若《鬻子》《列子》《鄧析》《尹文》之類，是其諛也。莊書之爲後人附益者，郭象已刪除之。則今所存三十三篇中，自《說劍》而餘，固郭象之所不疑也。蘇軾始以《寓言篇》舍人與楊子爭席、《列御寇篇》列子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辭義若爲一章，因謂《讓王》《盜跖》《說劍》《漁父》爲後人孱人。夫今郭本篇章次弟之非舊觀固然，如《盜跖》《漁父》者，其名見於《史記》本傳，則豈失其故篇而好事者補之邪？不然，司馬遷去周之世僅百餘年，即出僞作，亦秦漢之際所爲。夫古人書不必皆己作。莊書如《山木》《寓言》諸篇之有弟子所記，固焯然也。其弟子所記，或其私淑者所爲，不違其旨，而附益於其書，苟在成帝求書以前已然者，蓋未可以其書已亡而後人僞作以代之如《鬻子》《列子》《鄧析》《尹文》者視之也。且莊書果孰出於莊子所親撰，無諛也。司馬遷稱其